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十二)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十二)

司馬遷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史

冊十二

著遷馬司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HIH CHI

By

SZŪ-MA T'S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國語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此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

威王之時喜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王

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案謂爲田求福穰操一

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

滿篝。滿也。汗邪滿車。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

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

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臚。徐廣曰鞞收衣襖也。喪音紀。鞞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

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

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眙音與睨同謂直視也。丑飯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醉二參。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

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爲諸侯主客。臚音也。今鴻。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以髡爲諸侯主客。臚音也。今鴻。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

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

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

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

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榱楓豫章爲題湊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爲

椁

皇覽亦說此事以壙竈爲壙突也

銅歷爲棺

歷卽齋以薑棗其腹中層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

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

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

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

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

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傳曰徐廣曰在固始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御覽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傳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表云東武侯郭

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

五十四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謂武帝罰謫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案東方朔亦多

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朔設詞對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

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予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重音逐龍反。櫺音歷。重櫺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驕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寧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

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

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

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

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

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

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

鸛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鸛于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鸛。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

獻鸛。過於水上。不忍鸛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鸛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鸛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

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青州。今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鄴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

伯華陽

灌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

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

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

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

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

而亭三老

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聲折

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筆言插筆備禮也聲折謂曲體揖之若石響河立

十一

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途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案馬季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

士。同日俱出洗沐。漢官儀。五。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數猶術

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數也。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卽同興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